

季风吹笔

# 五月的风景

单冬荣

五月的风景，是人间最温柔的一笔。暮春的余温尚未散尽，初夏的清欢已悄然赴临。五月踩着碎金般的光影，款款行至人间。它褪去了四月雨丝的缠绵，也避开了盛夏骄阳的张扬，只以恰到好处的温润，将天地间的生机与诗意，晕染成一幅流动的画卷。

晨光初透，五月是浸在清露里的一阙小令。晨风拂过林梢，携着草木初醒时那份清冽甘甜，柔柔拂过眉眼，一夜慵懒便悄然散尽。道旁梧桐褪去嫩黄新叶，舒展成浓翠欲滴的华盖，层层叶片密密就满目绿意。风过叶响簌簌，如轻声低语，如浅吟低唱，将碎金般的晨光筛得满地斑驳。那光影落在古老的青石板上，深深浅浅，明明灭灭，恍若谁失手打翻了一匣碎银，又似梦境与现实的交界缝隙，让人不由得放轻了脚步。街角月季花开得肆意酣畅——嫣红如醉，粉黛含羞，鹅黄温婉，素白清绝。一簇簇缀满枝头，

花瓣凝着莹润晨露，娇艳得仿佛轻轻一碰便能沁出花色。微风拂过，馥郁花香漫过街巷，丝丝缕缕，钻入衣襟，沾上衣梢发鬓，连呼吸都染满甜意。蜂蝶绕枝翩跹，嗡嗡振翅声里，尽是五月最鲜活的烟火诗意。

日色渐高，午后的五月便成了藏在暖阳里的一段闲笔。日光温和煦，毫无灼人之势，融融洒洒下来，为万物镀上一层温润光晕。湖畔垂柳依依，千万缕柔丝轻拂水面，不经意间搅碎一湖清波。涟漪圈圈晕开，与水中游弋的锦鲤相映成趣——那锦鲤摆着鎏金尾鳍，穿梭于初绽的荷叶之间，尾尖轻扫水面，漾开极细极密的波纹，灵动得叫人移不开眼眸。树荫下，藤椅轻摇，蒲扇慢晃。老人闲话家常，语气温和平缓，如久泡的清茶，愈品愈有滋味。孩童追逐嬉戏，笑声清脆悦耳，像一串银铃滚落草地。不知是谁吹起了蒲公英，绒伞随风飘散，漫天轻扬，飘飘悠悠，宛若散落人间

的星子，载着满心的好奇与欢喜，飞向不知名的远方。这一刻，时光也被五月的暖阳泡得柔软，走得悠悠的，不急，不赶，刚刚好。

待到夕阳西沉，傍晚的五月便成了一阙融在暮色里的慢词。天边晕染开橘粉与浅紫交织的绮丽天际，流云被霞光浸透，层层叠叠，宛若上好的锦缎——绚烂却不张扬，华美而无半分俗气。晚风渐起，裹挟着草木清香与市井烟火，温柔掠过街头巷尾，拂过每一扇半掩的窗棂。归家之人步履从容，脸上带着一日将尽的安然闲适。花店门前花开正好——铃兰垂落串串清雅，桔梗绽放朵朵温婉。随手撷取一束，便仿佛把整个五月的温柔拥入怀中。路灯次第亮起，暖黄光晕漫过枝头，树影在地面轻轻摇曳，斑驳皎皎，细细碎碎，宛如岁月写下最温柔的诗行——不惊天地动地，却一字一句，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

五月的风景，从来不是刻意雕琢的盛景，而是自然慷慨赠予的细碎美好。是枝头繁花灼灼，是林间清风徐徐，是湖畔波光潋滟，更是人间烟火里那份不动声色的温情。它不疾不徐，不骄不躁，以最温柔的姿态拥抱万物，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浸染着诗意与暖意。

时光缓缓，五月安然。愿我们循着清风，沐着暖阳，沉醉于这人间最美的时节——不负花期，亦不负流年。愿在这温柔的岁月深处，珍藏一杯满心欢喜，而后，从容奔赴每一场不期而遇的美好。

五月很短，短得来不及细细品味；五月很长，长得足以让每一寸光阴都浸润出温柔的模样。而五月的风景，最动人之处从来不在远山长水，只在某个黄昏或清晨，你忽然停住脚步，看见露珠里藏着一整个世界，或是晚霞将寻常巷陌染成绮丽的诗——那一刻，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被轻轻触碰。

岁月如墨

## 电波无声 初心有光

丁国将

这几日我一直撞见临近退休的老姐，相约她“五一”节后出门小游几日。可任凭我再三劝说鼓动，老姐始终执意不肯，只一遍遍答复：“整个五月都太忙，根本抽不出空闲。”

我一时百思不解，何以五月整月都这般劳碌？恍然间才回过神来，5月17日世界电信日将至，整个五月，本就是通信人专属的盛大时节。

离开运营商多年，我竟早已淡忘了“5·17”这个专属日子。初入通信行业时，我风华正茂，而这份刻在心底的行业情怀，多年来始终相伴，从未真正远去。

我的父亲是一名老邮电工人，毕生深耕行业，骨子里有着邮电人特有的底色：守时守信、严谨自律、任劳任怨、坚守担当，更有着极强的责任心。儿时，父亲常与我细数行业往事，聊人工电话、电报、手摇电话机与载波通信；长大后，又同我畅谈程控交换、无线寻呼。他总再三叮嘱，通信维系万家联络，一旦中断便是大事，通信人必须常怀责任与职业自豪。

1998年，我正式入职邮电局，彼时正是邮电筹备拆分分营的关键时期。当年邮电局业务包罗万象：固话、移动、BP机寻呼、电报信件、报刊发行、特快包裹、集邮储蓄，一应俱全。那时大哥大刚起步，BP机正风靡鼎盛。

未曾经历过BP机年代的人，永远不懂机声响起，便慌忙四处找电话回拨的心情。也正因此，街头巷尾卡式公用电话随处可见，200卡、IC卡风行一时；邮局营业厅也特设公用电话便民。每到节假日，长途话费半价，电话亭前总是排起长队。亭内人声百态，有人谈笑叙旧，有人低声私语，有人掩面落泪，勾勒出满是烟火气的人间百态。

邮电分营后，父亲被划归中国移动，我则留在了中国电信。彼时网络正从56K电话拨号，向ADSL宽带跨越。经历过拨号上网的人才懂，早年网速有多缓慢，老式电脑有多笨重。那时上网需专门留出房间设电脑房，只能固定座落，丝毫不能随心移动。

初代移动电话是1G模拟大哥大，机身笨重如砖头，重达一斤多，仅有通话功能。1998年行业迈入2G数字时代，手机褪去厚重，直板、翻盖机型陆续问世，新增短信、简易网页浏览功能。如今5G时代万物互联，山海相隔也能瞬息相逢，可很少有人知晓，当年2G时代里，多少异地恋人靠着短信，熬过漫长夜里的相思。

记得2008年中国电信迈入CDMA 2G时代，一次业务培训上，主管畅想未来：手机可视通话，出门无需带钱包，一部手机便能完成支付。当时我不禁感慨，这般遥远的愿景，不知何时才能实现。

父亲在中国移动光荣退休，褪去工装，却褪不掉从业初心。他始终关注通信行业的迭代变迁，常在公园与老友畅谈通信发展史；年过七旬仍戴着老花镜钻研智能手机，也时常感叹，曾经家家必备的固定电话，如今早已淡出寻常生活。

曾有一日清晨，父亲对我说，夜里梦见水口乡镇通信线路中断半小时，情况紧急，他竟下意识半夜起身准备去抢修。我笑着提醒他：如今早已淘汰铜缆线路，全域光纤覆盖，程控交换模块早已退出舞台。父亲轻叹，转而问我是否记得程控电话号码升七位的年份。我脱口答道：1995年1月，当年你为此欣喜了大半个月。

又是一年5月17日，我们已然身处日新月异5G时代。高速率、低时延、万物互联，智能服务悄然融入千家万户。

回望通信来路，从车马书信的慢时光，到随时随地的移动通信；从拨号上网的青涩萌芽，到5G全域普及，每一次时代跨越，都离不开一代代平凡通信人的坚守与热爱。他们默默守护万家信号，联通世间万千牵挂。

电波无声，初心有光。无数平凡的通信人依旧步履前行，他们于无声中坚守担当，于平凡中默默奉献，让山海不再阻隔，让每份牵挂总有回响。

《白沙》版投稿邮箱(仅限本地作者):  
kf3502669@126.com  
请注明作者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

檐下絮语

## 野菜饺子

张晓杰

母亲本不爱吃饺子，也不爱包饺子，偶尔动手一回，永远只包白菜肉馅。可从今年春天开始，母亲却忽然爱上了包饺子。她常会出门采摘时令野菜，做成饺子馅，也让我们有幸尝到了各色野菜饺子的天然鲜美。

春日里，老婶约母亲去挖蒲公英，母亲笑着推辞，却被老婶拉到自家院外的自留地。放眼望去，地里的蒲公英长得又大又嫩，母亲一见满心欢喜，没一会儿工夫，两人就各自挖了满满一大筐。

老婶说，这样鲜嫩的蒲公英最适合包饺子。将蒲公英择洗干净，放进沸水焯烫，再用凉水过透，凉透后攥干水分，剁碎，拌入肉馅，便是绝佳的饺子馅。那天晚上，我家餐桌第一次端上蒲公英肉馅饺子。薄皮大馅，半透明的饺皮透出一抹翠绿。咬上一口，蒲公英独有的清鲜萦绕唇齿，与肉的醇厚完美交融，唇齿留香，让人忍不住细细品味这份山野间的鲜香。

蒲公英饺子收获全家好评后，母亲便开启了野菜饺子的尝试之路。

第二种上桌的是八宝菜饺子。我自小在山里长大，却从未见过八宝菜，想来老家山村大概不长这种野菜。我把心中疑惑说给母亲听，她笑着解释，八宝菜是表哥载着几位姨妈进山采的。母亲虽不知具体山林位置，却知晓那片山林比家乡的山野辽阔得多。

姨妈们收获满满，表哥的后背箱几乎快装不下。想必那日，各家餐桌的主角，定然都是鲜美的八宝菜。

母亲包了八宝菜肉馅和八宝菜鸡蛋馅两种饺子，口感截然不同。八宝菜本身没有浓重的野菜味，配肉便是纯粹肉香，配蛋便是清甜蛋香，味道虽可口，却总觉得少了野菜特有的清冽气息。

听我们说少了野菜风味，母亲又包了槐花饺子，依旧分肉馅、鸡蛋馅两款。槐花香气馥郁，性子格外“霸道”，无论搭配鲜肉还是鸡蛋，清甜花香都盖不住，入口满是沁人的槐香。

之后，母亲又陆续用驴头尖、车前草、马舌菜包饺子端上桌。驴头尖馅鲜嫩爽口，让人爱不释筷。而车前草和马舌菜，我们却吃不惯，实在接受不了那种滑腻的口感。

昨日，母亲包了人性菜素馅饺子，不放鲜肉，只用猪油调馅。一口下去，满是野菜天然的鲜香，回味无穷。

饭后母亲说，人性菜能清热解毒，最适合眼下暑热天气食用。我静静望着母亲，她眉眼弯弯，皱纹间缓缓漾开温柔的笑意。

这一刻我终于明白：母亲并非突然迷上采野菜、包饺子。她是满心牵挂家人，深知时令野菜各有营养价值、滋养身心，便不辞辛劳去采摘；又怕我们不爱吃野菜，于是费尽心思换着花样包饺子。

望着厨房剩下的饺子，我心中满是感动。每一枚小小的饺子里，都包裹着母亲藏在烟火日常里，深沉又细腻的爱子深情。



《水畔花事，慢了时光》小郭摄

## 云宿山和鹤山茶

岁月无声

李惠平

“鹤邑昆仑为首山，石从狮象两厢间。三宝坑中石如玉，七釜川流八音声。彩虹岭上看黄帝，云宿山中玉垒城。壁山石人谁敢攀？凤舞笙歌锣鼓潭。”这是一首流传久远的民谣，咏叹的便是鹤山旧八景。云宿山，便是这八景之一。云宿山高耸入云，因山顶长期被云雾笼罩而得名。据县志记载：“登高(山顶)眺远，北望端州(肇庆)，东瞻佗城(广州)，南见崖海(大海)，西眺高凉(恩平~茂名一带)，历历在目。”云宿山的最高峰，海拔达6372米。历代不少文人墨客在此流连忘返，清代诗人梁文曾作《云宿山》一诗，咏道：“不教老脚畏嶙峋，得得孤行若有神。洞口烟霞迷人路，奔台石蹬迥无尘。眼空斯世三千界，胜压前朝数十春。意欲结茅山顶上，白云能许我为邻。”

云宿山除了有那充满神秘色彩的山中玉垒城，那甘醇可口的好茶，亦令人心驰神往。

明代陈襄在诗中曾提“雾芽吸尽香龙脂”，说的便是高山茶香气尤为醇厚。高山出好茶，这是由优越的茶树生态环境造就的。茶叶的品质，会因地理条件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特质。

茶树生长离不开光照，但茶树本是喜阴耐阴的植物，最适宜茶叶生长的光是散射光——当光照被遮挡30%—40%时，茶叶品质最佳。在遮光条件下，茶叶中的含氮化合物含量会提高，持嫩性更好；同时，碳水化合物含量相对减少，茶叶的涩味也随之降低。云宿山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山上林木繁茂、云雾缭绕，恰好降低了茶树接受的日照强度。此外，《茶经》有云：“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意即生长在土质坚硬的烂石土壤中的茶树品质最优，生长在土质稍硬的沙质土壤中的次之。云宿山为花岗岩石结构，土壤由花岗岩风化而成，含沙量高、石砾众多，这些条件，都为茶树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鹤山境内多低山丘陵，日照充足、降雨充沛，具备种植茶叶的良好自然条件。据历史记载，明朝以前，茶叶种植主要集中在古

劳都；清朝以后，种植范围逐步扩展至全县。彼时，粤东大批客民迁入，定居于县境西北部的皂幕山、云宿山一带，以垦山种茶为业，重点茶区也随之西移，形成了古劳、鹤城、白水带三大主要产区。据《桐君录》记载：秦通五岭后，宋以前“向有瑶丁垦山为畝”，“刀耕火种，食尽一山则徙它山居”。当时的皂幕山、云宿山，正是瑶民的聚居之地。瑶民早有采摘高山木树茶饮用的习惯，后人便以山茶育苗，培育成本地茶树，由此可见，云宿山茶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

雍正十年，鹤山正式建县；雍正十一年，粤督鄂弥达推出优惠移民政策，涌入鹤山的移民日渐增多。随着移民的迁入，皂幕山、云宿山一带的村落迅速形成，为茶叶种植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清道光年间的《鹤山县志》记载，当时“自海口至附城，毋论土著客家，多以茶为业”，更出现了“无山不产茶，茶市达60余处”的繁盛景象。

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双合镇凭借回乡侨民的一双双勤劳之手，茶叶产业步入鼎盛时期——当时广东出产的茶，有一半来自这个小镇。双合云宿山便是其中一处重要的茶叶种植场，种植品种主要为云南大叶种和小叶种，其中以大叶种为主。大叶种茶比小叶种茶更经久耐泡，香气也更为浓郁。云南大叶种茶亦称“大叶子茶”，其茶叶紧结肥硕、匀整饱满，白毫显露，色泽绿润，香气清鲜，带着独特的熟板栗香，高长且持久；滋味鲜浓爽口，汤色清澈明亮，叶底嫩绿匀整。当时，云宿山的茶叶种植面积达300至500亩，山脚下的鸭子石处设有专门的茶叶加工厂，以制作红茶为主。因茶叶品质优良，深受客商青睐，大部分产品远销香港、东南亚地区。当时香港甚至有一条街，专门销售云宿山茶，直至今日，仍有人远道而来，寻觅当年那“雾芽吸尽香龙脂”的大山茶。

后来一段时期，受种茶因素影响，鹤山茶叶生产呈下滑趋势，大批茶农转行，茶叶规模化生产逐渐消失，云宿山茶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当年那“雾芽吸尽香龙脂”的大山茶，也难再寻觅踪迹。

那巍峨的云宿山上，有神秘沧桑的古瑶寨，有尘封于岁月深处的过往，更有那些默默守护着这座大山、曾“香飘千里外”的茶树，期盼着能再度焕发出昔日的光彩。

诗歌

## 鹤山红茶

凌迪

每次开启精美的粤西山水  
就有一缕缕  
清新的山野气息  
扑鼻而至

而当取一小把日月精华  
置入茶杯中  
用炉火亲吻过的西江水冲泡  
旋即一股沁人心脾的茶香  
温暖烘烘的蒸汽弥漫  
芬芳了五邑人平凡的日子

须臾一抹红彤彤的夕晖  
自杯底升腾  
写意了鹤山迷人的黄昏  
透过杯中玛瑙般瑰丽的晚霞  
我依稀瞥见  
秀美的古劳水乡  
苍翠的大雁山峰  
潋滟的仙鹤湖水

浅浅品尝几口茶水  
就有丝丝粤语般的甘甜  
在舌尖蔓延  
勾起我淡淡的乡愁

无需佳酿  
只一杯鹤山红茶  
就能让我飘然  
如一片深秋的落叶  
穿越辽阔的山野  
抵达粤西千年往事

“土生土长”的高品质大米  
江报“侨农壹号”  
江门昌大昌、祥华超市、五邑农家煲仔饭连锁店  
同步上架销售!  
江门日报发行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0750-3507689